

## 自行车王国的『乡村喜剧』

## 电影《二八时代》的启示

■文/张帆



了村长、也是他二叔的自行车去与同村姑娘伊春玲在田野相会。他俩青梅竹马,情投意合,潘建成苦于家穷,凑不齐五百多元彩礼,便想与苦等三年的同学恋人私奔。迫于传统习俗和多重重压的春玲,只好屈从于爹娘:没有彩礼和“二八”自行车不嫁。建成急忙找爹娘商量,彩礼钱好借,只是这“自行车票”咱平民百姓弄不到,有钱也难买。这就是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境况。但天无绝人之路,情急之下,建成想起“我二舅家的表哥在城里自行车厂当领导。”于是,建成找到城里表哥细说原委,苦苦哀求,表哥还真豪爽,带着建成从自行车厂仓库次品堆中挑了一辆“二八”自行车。建成这才想起身无分文,便说这也无钱能买。可二舅却说这是论斤两算的“次品”,还额外送了他两麻袋“次品”自行车零件,作为给他俩弟弟未来结婚用的“贺礼”。建成喜出望外,以为弄到了“二八”自行车就会给他和春玲的命运带来转机,他在骑车返回村子的旷野中狂喜,大声喊出“我要结婚了!”。谁料想悲剧已然发生,春玲被追嫁了他人。春玲新婚之夜突然丧夫。痛不欲生的建成重燃希望。他凑齐了彩礼去为春玲赎身,却拗不过婆家的算计,春玲远嫁深山,音讯杳无。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山乡,潘建成迎来命运的真正转机。在村长的鼓动下,他萌生了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命运的梦想。为了让一毛、锁柱等全村穷光棍兄弟娶上媳妇、吃上肉、过上好日子,不再重演他和春玲的悲剧,他利用表哥的关系从厂家买回“次品”自行车零件,悄悄干起了组装自销的买卖。手头刚刚有了几个小钱的潘建成,心中想的却是穷乡亲,为了让村长二叔同意为社员分“福利”,他拎着两瓶好酒(区别于农村的散酒),去打动二叔,于是,社员家家户户都分到了一条子猪,唯独建成爹埋怨儿子只顾大家不顾小家,分给自家一丁点肉。为了能拴住儿子的心,爹娘商量尽快为儿子张罗婚事。媒婆介绍一拨又一拨的对象来相亲,潘建成遂将计就计,暗渡陈仓。他与邻村姑娘赵小娟暗中结盟办厂,不仅骗过了爹娘,还蒙过了村长和全厂职工。虽然事业风生水起,但建成对初恋却始终难以释怀。而此时远嫁深山的春玲由于连续生下女孩遭受虐待,被迫离婚,再次回到娘家,住在村口一间破屋里。悲惨命运缠身的春玲陷入绝望,她将襁褓中的女儿悄悄放到潘建成家门口,自己想投井一死了之。幸好建成及时赶来,救下春玲,紧抱怀中。春玲爹在后悔中带着儿子找到建成,倾吐感激之情,并恳求建成收留春玲姐弟到他的自行车厂上班。建成心软,不愿爹娘及众人反对,成全了春玲爹的心愿。不久之后,建成拿到了自行车厂营业执照,同时也帮赵小娟领了结婚证。有一天,厂长建成当众宣布,“第一辆二八自行车出厂,就和赵小娟结婚”,他还当众抱起了开心的小娟。这一切却伤透了春玲的心。全厂职工拼命工作,翘首企盼大喜之日,建成爹娘也暗中为儿子布置了婚房。春玲含泪为自己心爱的人贴着喜字,其实是在心中告别了刻骨铭心的爱恋。而当建成爹娘和村长一起迎娶新人之际,出现在全

村人面前的新人却不是建成,而是赵小娟和她的新郎官。在潘建成一再追问下,春玲说出二次改嫁的真正原因——她完全出于“自愿”而非婆婆逼迫,她只是不想因为举债再拖累自己深爱的人。真相大白,建成将深深的懊悔变成十分的郑重,他终于体面地将春玲娶进新房。

影片编导匠心独运,以轻喜剧形式、现实主义笔法,培育了一颗戏剧的种子,为观众奉献出这样一部“带着眼泪的微笑”的青春励志轻喜剧电影精品。以轻松喜剧的外在形式,深层次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农村、农民命运带来的巨变,铁证了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村长在片中虽然着墨不多,却是一位善于领会党的政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基层干部正面典型,在改革开放富民政策的指引下,他带领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破除旧思想,转变旧观念,大胆解放思想,创建新机制,快乐地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

我们要特别感谢编、导、演,他们共同精心塑造了本片主人公潘建成的丰满形象。他身上凝聚了一个时代新人、平民英雄的众多优秀品质,他有着军人的勇敢、执着、善良和担当,敢于向一切习惯势力和不法行为挑战和斗争,善于捕捉商机,网罗人才,各尽其用,依法办厂,精细管理,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注重培育品牌,广泛开拓市场,在经历了原始积累阵痛的初级阶段之后,终于闯出了一条乡镇企业现代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的路径。他们这一代青年企业家,是非分明、重情重义、志存高远,胸襟宽阔,践行着我们党“为人民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纵观故事发生地,今日之平乡,业已将自行车产业做成中国县域经济的特色支柱产业,尤其是童车已经成为中国出口海内外的驰名商标。平乡县河古庙镇因有一座“中国自行车城”而闻名遐迩。这里的童车独具特色,除了自行车,还有小电动车,品类各式各样,为全中国的孩子们启蒙着速度和飞驰的梦想。近年来,该县依托自行车基地产业优势,带动自行车文化快速发展,他们曾成功举办“中国邢台·绿色太行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投资兴建了“自行车文化博物馆”、展览馆和竞技场。今日的平乡已经形成了以河古庙为中心,涉及平乡县4个乡镇68个行政村,辐射周边县200多个村庄,形成了自行车零配件、童车及整车生产、加工、销售等为一体的专业集群。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天津地区之后全国最大的自行车零配件生产基地、童车生产基地和打气筒生产基地。

曾经辉煌的“二八时代”已经成为过往,而我们的电影《二八时代》却带着历史的思考来和观众见面。但我坚信,一部有品质的自行车王国的“乡村喜剧”,必将会使平乡这片拥有数千年威武、传奇历史的秦属古地(“巨鹿之战”发生地)重新被时代聚焦,接续奉献给新时代更多的启迪。

(作者为中国影协理事,河北省影视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河北传媒学院研究生导师,邯郸学院二级教授)

## 著名表演艺术家杨在葆逝世

本报讯 著名表演艺术家杨在葆,2021年2月12日15时3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杨在葆,1935年6月25日生,安徽宿县人。1959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员。1960年曾在影片《红日》中扮演角色。1965年起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除表演外还曾导演《代理市



长》、《党小组》等影片。

他在影片《从奴隶到将军》中饰罗霄,获文化部1979年青年优秀创作奖;《血,总是热的》中饰罗心刚,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代理市长》中饰肖子云,获第九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 长影电影艺术家赵为恒逝世

本报讯 长影电影导演赵为恒,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2月13日在长春去世,终年72岁。

赵为恒,生于1948年3月11日,山东蓬莱人。1965年进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历任长影乐团演奏员、长影场记、副导演、导演。1987年起相继执导了《花翎飞盗》、《命夺黄金图》、《烦恼家庭》、《断魂纹身》、《黑色闪电》、《雪国情仇》等影片,



以及《紫丁香校园》、《好梦难圆》、《滴血年华》、《目击证人》、《长空铸剑》等现实题材电视剧。

他执导的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炮兵少校》,荣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主旋律影片《青年刘伯承》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长春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等荣誉。曾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

## “银幕硬汉”杨在葆一路走好!

——2021年2月17日于八宝山送别杨在葆有感

■文/明振江

“银幕硬汉”杨在葆走了!他骑着战马挥舞军刀,呐喊着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忠诚奉献,沙场点兵,“从奴隶到将军”抒写出革命军人的自豪。

“银幕硬汉”杨在葆走了!他走向广袤无垠的原野,去挑战黑暗势力

和苦难命运,勇敢坚毅,猛烈如虎,在沉重的土地上挥洒出农民的勤劳。

“银幕硬汉”杨在葆走了!他走向机器轰鸣的车间,冲破重重阻力吹响改革的号角,没有退路,只有前进,“血总是热的”才能奋斗出人生的骄傲。

我赞美“银幕硬汉”杨在葆,他是

伟大时代的幸运男儿,他是塑造工农兵形象的杰出代表,光影留痕,“硬汉”英雄形象屹立银幕传千古,众口皆碑,“奶油”、“鲜肉”、“娘炮”过眼云烟成笑谈。

愿“硬汉”杨在葆一路走好!  
(作者为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

## 他是一个有力量的人

——悼念著名表演艺术家杨在葆

■文/许乐

这是一个能让人心碎的噩耗,杨在葆这位我曾经那么熟悉、那么尊敬、那么知心的老哥,竟然在举国欢度的传统节日里,毫无征兆地离去了。我悲痛,我不信,因为我的眼前全是他的身影,似乎昨天我们还在一起交谈……

在我心目中,在葆大哥绝对是电影影坛的“一哥”,是一位有口皆碑的“硬派小生”。他魁梧、粗犷、彪悍,英雄模样,侠骨柔肠。尽管他生性不喜张扬,言行低调,但是他一露面,浑身透出的阳刚之气陡然间就会形成一个很强大的磁场,吸引所有人的眼球。即便进入耄耋之年,他依然身板硬朗,豪气勃然,举手投足间,一副“MAN”的派头和气质。每次和他见面,一握他那宽厚的大手,就感到有种力量的存在。

是,大哥给人以力量,他的力量不是只洋溢在他的形体上,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性格和演技上。他从苦难中走来,淮北平原的贫瘠孕育了他的性格,黄河古道特有的文化和历史濡染了他的心灵。他坦诚、质朴、豪爽、乐观,以及坚强和执着。贫瘠的土地同样根植了他非同一般的梦想,而父亲的英年早逝,留给他的不仅仅是悲痛和磨难,更是一种历练和锤炼。他就是凭着一股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头,以品学兼优的成绩,叩开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大门。他曾经告诉我,进了上戏,每天能吃上米饭、馒头和猪肉,那日子就像天天在过年。不过,温饱不是他的追求,他要为家庭争气,为家乡争光,为那些穷乡僻壤的年轻人争脸,这种朴素的情感一直鞭策着他、激励着他。他加倍努力,他发愤图强,在表演艺术上融入并积蓄能量,一上银幕就显露出独特而富有感染的力度,成为

银幕上最令人信服和难忘的“兵哥哥”之一。《红日》中的石东根、《白求恩大夫》中的徐连长、《从奴隶到将军》中的罗霄,一个个都有血有肉、有棱有角,栩栩如生,至今在我们的记忆中呼之欲出、活灵活现。人到中年后,老杨演兵哥哥的机会少了,但热血依旧,激情还在,他又在银幕上塑造了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血,总是热的》和《代理市长》中富有时代特征、改革意识、正气凛然、嫉恶如仇的形象,那满满的正能量打动了多少观众的心。老杨在谈起这些创作经历时,感慨地说,艺术的魅力不是光靠形象,演戏也不是背台词,只有进入角色即我的境地,借角色倾诉自己的情怀,表达自己的诉求,才能赋予角色以感染力。他是从最底层走来的,他最清楚老百姓想什么、要什么,角色与他生俱来的正义感一拍即合。

追求正义是老杨的人生信条,他明白怎么做人、怎么演戏,角色有嚼劲,给多少钱都演,剧本差戏不好,给再多的钱也不演。老杨的经济状况一直不是太好,尤其是第一任妻子夏启英因病去世后,除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外,老杨几乎是两手空空。那年头,凭他的形象和影响力,想挣点外快捞点钱不是件难事,拍个广告走下穴,挥挥笔写两个字,分分钟秒来钱。但老杨不干,投机取巧与他无缘。我曾经在夏启英去世后不久到过他家,宛南新村的一套两居室的公房,几乎没有什么装修,也看不到什么像样的陈设,简陋得我以为是走进了人家。更让我惊叹不已的是,我冒昧登门后,老杨正打着赤膊穿着裤衩用搓衣板在洗衣服,双手全是肥皂。那个瞬间我脑子一片空白,可至今在我记忆的屏幕上却定

格着这一刻。就是过这样的日子,老杨也没有屈服,他没有去典当自己的良知,没有去出卖自己的初心,没有“旁逸斜出”去沽名钓誉,没有去浑水摸鱼。后来,老杨重组了家庭,又添了个女儿,生活并不富裕,但夫妻两人相亲相爱,日子平淡而美满。谁知,大儿子“宝宝”患上尿毒症,四处求医问药,老杨倾其所有也未能留住自己的“宝宝”。悲痛欲绝的杨大哥,还是咬碎痛苦咽下,抹去眼泪坚强地闯过了这一关。我想一个人要给人以力量,他自己一定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大哥名副其实。

这些年的交往,大哥让我清晰地意识到一个有自信、有力量的人,才能主持正义、讲究公道,才能坦率真诚、大度豁达。每次见到老杨,他谈得最多的就是业内的一些怪现象、一些“潜规则”,他很直接很犀利,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甚至在对时下艺术创作脱离生活的粗制滥造大声挞伐,对一些做派和现象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亮出自己的观点,从不遮遮掩掩、躲躲闪闪。他就是这样,宁可穷着、困着,宁可参加一些没有报酬的带有公益性或学术性的活动,也不跟风,更不屈从,完好无损地保先后这一身正气、一副傲骨。这些年,他住在北京,但只要上影有事,一声召唤,他准能到,非但分文不取,而且总有出彩的表现,朗诵、书法,那种感恩上影、报答上影的大义展现得淋漓尽致。

凭心说,时下像老杨这样的演员不多了。

(作者为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原副总裁,上海电影家协会原副主席)